



# 從華府會談到倫敦世界經濟會議

張明養

觀察。

在十二年以前，美國曾經發起開過一次華盛頓會議，討論太平洋上均勢局面的維持與五強國主力艦的裁減。會議結果使日美間的緊張關係緩和下去，英美間的對立局面改變轉來，同時也使美國成爲世界政治中的主角。自此次會議以後，美國雖然也與問歐陸的政治，常以旁觀者 (observer) 的資格出席國際性質的會議，可是從不會以當事國的資格積極地參加世界的政治。到了最近，自從民主黨的羅斯福總統就任以來，美國的這種旁觀政策是逐漸在改變了，初夏間所舉行的華盛頓會談就是這政策改變後的第一步表現。

這次的華盛頓會談，雖然不如前次之舉行正式會議樣的嚴重，而採取個別會商形式，但其所含的重大意義卻是一樣的。二者都是美國過問世界政治的徵兆。但是美國這次過問世界政治的動機是在什麼地方呢？提及這個問題，我們就不得不對最近的國際形勢予以概括的

現在世界形勢之最使我們警心觸目的是經濟恐慌的日趨深刻化，而終無恢復繁榮的現象。自從一九二九年美國的證券交易所發生恐慌以來，到現在已有四年之久，恐慌的深度與廣度，祇是一天一天的進展，而沒有停止之時。恐慌的最初發生是在交易所方面，不久即蔓延到產業，貿易，農業，以至於財政金融的領域。經濟恐慌的極度發展結果，在政治方面也立刻起了影響：在對內方面說，階級的對壘更行尖銳；在對外方面說，帝國主義者爲重分殖民地的鬭爭局面更加緊張。於是法西斯蒂的勢力就彌漫全歐，而由於分割遠東殖民地的不均所發生之帝國主義者的武裝衝突形勢也更益危迫，第二次的全世界大屠殺是有一觸即發之虞。這大衝突爆發的結果，也許就是資本主義制度滅亡的時期；即使現社會的組織不因第二次大戰而消滅，但大戰結果必將使一部分的資本主義國家改變爲社會主義的國家，而其餘諸國則必遭受戰後之極端的精疲力盡的痛苦，如第一次大戰結束後之情形者。

處在這樣環境壓迫下的資本主義國家，沒有一個不想在不損及其本身利益範圍內而圖謀局勢之改善的；這種期望尤以美國為最。蓋美國自從歐戰後，無論在經濟上或政治上均已站在領袖的地位，假如世界和平能繼續維持下去，她的地位是不易動搖的。且美國自從日本帝國主義者砲轟瀋陽以至現在進窺平津，佔領中國大部領土後，已與日本發生極緊張的關係，其對立形勢的尖銳不亞於歐戰中日本乘機進佔中國沿海土地後所造成的局面，現在是急須想法解決的。一九二一——二年的華盛頓會議把戰後的日美緊張局面與全世界的武裝對立打散了，一九三三年的華盛頓會商卻正是想解救全世界之由經濟恐慌所造成之政治的緊張局面啊！

但是我們應當注意的，這次華盛頓的會談並不是美國與問世界政治的最後步驟，這不過是美國改變對外政策的開始，其最後步驟還是六月十二日在倫敦詹姆士宮開幕的世界經濟會議。美國為謀得經濟會議中各國的諒解並以攫取世界政治中的領袖地位，故在經濟會議前先行召集各國會商，所以華盛頓會談只不過是倫敦世界經濟會議的序幕，而倫敦世界經濟會議才是挽救資本主義運命的最後企圖。

二

華府談話會的邀請書是在四月六日發出的，當時被邀請者僅英國一國，羅斯福在其致麥唐納的書中，僅請麥氏乘復活節之暇，作白宮

之遊，並以順便暢談現世界的經濟問題，語氣至為隨便，但觀於麥氏之答覆此聲請書僅隔數小時一點，則知此事英美間早已先有接洽。其所以取此種態度者，蓋一因華府談話為個別性質，而非正式會議，二因個別談話適於自由發表意見而易商得諒解。其後羅斯福之逐漸分別邀請法意諸國亦就是此種用意。綜計被邀請參與談話的國家共有十一國：為英、法、意、德、日、中、阿根廷、智利、巴西、加拿大與墨西哥。據華盛頓所發表的消息，這次談話的主要目的是在造成反對經濟的國家主義之輿論，以便即將開幕的經濟會議能順利進行而得良好的結果。

在這次個別性質談話中，英美的談話最先開始。英相麥唐納於四月十五日動身赴美。白宮之行使在麥唐納這是第二次了，第一次是在一九二九年工黨執政，英美二國關係極端緊張之時，麥氏此行結果使英美間關於海軍平等問題的糾紛頓行妥協，使翌年的倫敦海軍會議獲得良好結果。當世界形勢極行嚴重的今日，麥唐納此次赴美自然是有極大的意義。二國的談話於四月二十一日開始，所談之主要問題為經濟會議之技術問題，戰債、軍縮以及國際間的互相信任問題，談話於二十四日完畢。二氏會於會後發表共同宣言，其中措辭雖極含混，但其所談問題亦可由此而窺知，內容如下：

此次談話，僅為彼此徵求意見，試探途徑，凡屬確定性質之妥協，均留待未來之世界經濟會議訂立之。惟由此談話，證明兩國政府，係以同一目的，相同方法，考慮世界經濟會議所當解決之主要問題。兩政府均以為就各民族之生存利益而言，確有成立國際

妥協之必要。欲達此目的，必首先使原料價值普遍提高，並須努力進行，俾妨害商務之種種障礙，得以減少，並使各國中央銀行，以一致之行動，擴大放款，俾必需之資本，得以流通國際。通貨之本位，於形勢允許時，應予恢復，俾國際交易之最後平衡，得以恢復。白銀問題，在東方商務上關係極重，談話時亦曾涉及之，第與此事相關之各種問題，決非某一國家所能單獨解決者。欲使世界經濟，為健全而能持久之恢復，必須各國內部，各謀救濟之方，而同時在國際上，亦須出以共同行動而後可。關於此層，英美當局，已研究各種提案，準備提交被邀請參加華府談話各國代表討論之，其目的乃欲於世界經濟會議開會以前，儘量謀得各國之同意。兩國政府希望世界經濟會議，能於六月間開會，兩政府在此次談話中，得到新保障，相信彼此會議之基礎與所用之方法，均無歧異，由此種協調，將發生一種新力量，使實業界感受痛苦之種種問題，由此易於解決。

英美的談話完畢後，麥唐納即於二十六日返國，而美法的談話即繼之開始。法代表為赫里歐，係十七日動身赴美者。羅斯福與赫里歐所談的問題與麥唐納所談者大致相同，不過在英美談話中，英鎊與美金問題較為重要，而在法美談話中，則維持金本位問題，戰債以及安全保障問題較為重要。二氏談話於二十八日完畢，赫氏即日返國，二國會談後發表文告如下：

……雙方對於戰債作友好之討論，歷時頗久，討論目的在成立一種更明白之實際瞭解，並決定將來所可採行之步驟。雙方希望，在赫里歐向其政府報告後，華盛頓與巴黎間仍將繼續談話，至於切實之妥協則留待六月間之世界經濟會議為之。除戰債外，美總統與法代表又研究商業政策之發展，以期增進國際貿易，並研究一國家銀行政策，與政府舉辦工程，防止事業停頓之方法及改善銀地位之提議云。

繼英美與法美而談話者有意德及南美諸國，所涉及的問題大致相同。不過在美國與意德的談話中，軍縮與修改凡爾賽和約問題佔較重的地位，因為這些政治問題的諒解或解決，於世界經濟會議之成功有極大的關係。此後與美國談話之最要者，當為中日二國。中國代表宋子文氏於四月十八日啓程，於五月初旬抵美，與羅斯福之正式談話於五月八日開始，歷時頗久，至五月十九日二國間之最後談話始行完畢，而發表公報如下：

余輩談話完畢後，覺兩人間對於解決世界當前大問題所必採之切實可行方案，具有同意，良用欣慰。余輩同謂，非有政治之安寧，不能達到經濟之安定，唯有居於可以裁減軍備之世界，方能裁減經濟上之戰器，余輩切望和平之得有保障，因此亟願切實可行之軍縮方案，立見採用。

關於此層，余輩天然想及遠東之嚴重發展。此種發展，曾在過去兩年中，擾亂世界之和平，使兩大國軍隊從事破壞性質之敵對行動。余輩深信此種敵對行動，當可立即停止，俾目下世界各國重建政治經濟和平之努力，得底於成。

余輩完全同意目下國際貿易上不合理之障礙，必須肅清，財政與金融之混亂，必須加以整理，即使其重返於秩序之境。關於此層，余輩認東方交易巨大媒介物之白銀，應當提高而穩定其價格，實屬根本要圖。至於其他許多方案，為復興中國與世界經濟生活所必須採用者，余輩皆有最契合之同意，並決意用成就事業所必需之決心，以臨世界經濟會議與軍縮會議之種種問題，而策其成功焉。

在這公報中，我們顯然可看出中美談話中的重要問題，除世界經濟問題外，是日本帝國主義者侵略中國領土所造成的遠東糾紛，以及為交易之巨大媒介物的白銀問題，雙方關於這一問題的談話會否商

91082 有若何的諒解，我們當然不知其詳，但至少總有初步的接洽。

在日本與美國的談話中，遠東問題也自然是個最重要的問題，日本代表之所以選定爲石井子爵者，就是因爲石井對於美國的關係頗爲深切，大戰中藍辛石井協定之締結就是個顯例。石井氏於五月四日出發，與羅斯福之談話於二十四日開始，談話結果，美國對於日本之侵華政策似有相當諒解，蓋日本政府對此次談話表示異常滿意也。二國於二十七日發表共同文告如下：

吾等均以爲欲求和平之基礎，蓋鞏固則經濟之穩定，與政治之安全，須互相爲用，不可缺一，此二者，有密切聯帶之關係。吾人以爲經濟之停止爭鬪，與軍備縮減，均須實現，吾人熱烈希望關於此層，可以達到目的。對於遠東近二年以來之非常時局，吾人自己加以考慮，吾人希望遠東各國，與西方各國，均能以合作之心理，和平事業及世界繁榮以鞏固之基礎。吾人完全同意，以爲目下通貨之混亂，不可久延，宜藉國際力量，樹立一種有秩序之制度。凡不合理之辦法，足以妨礙商務及資本之流通者，宜設法排除之。其未採取此種不合理之辦法者，亦宜有以預防之。俾各地之資本，得以有無相通。吾人以爲提高銀價，並穩定銀幣之匯價，乃不可少之辦法。爲求世界政治及經濟之健全，尙有多數其他方法，亦應採取，吾人對於此點，極爲同意。吾人目光，轉注於世界經濟會議。對於軍縮問題，吾人以合作之精神，決定盡所有力量，以求其成功，俾有益於各個國家及一切國家之原則及規則，能籍所有國家之真誠努力，得被承認。

### 三

帝國主義國家既以世界經濟會議爲挽救資本主義命運之最後

企圖，所以極希望這會議有相當的成功，而在未來大會中資本主義國

家深知他們本身間衝突的嚴重，因此美國就出面先召集華盛頓的談話，而作初步的會商。華盛頓會談既爲世界經濟會議的初步工作，故其所討論的問題也就是列在世界經濟會議議程中的問題，但世界經濟會議議程中所列的是些什麼問題呢？據世界經濟會議組織委員會所發表的倫敦會議所討論的重要問題爲：

- (1) 通貨及金融問題
- (a) 通商及信用政策
- (b) 物價
- (c) 資本移動之回復
- (2) 經濟問題
- (a) 國際通商之限制
- (b) 關稅及通商條約政策
- (c) 生產及貿易的組織

華盛頓會談對於這些問題已商得如何的結果呢？這我們現在還不知其詳，各國代表所發表的會談公報，內容都是極空泛而不切實的。就一般的情形看，我們可以說華府會談的結果，帝國主義者對於若干經濟問題雖已商得一般的同意，但其間的主要衝突則仍沒有方法解除。

帝國主義者對於他們所認爲世界經濟恐慌繼續發展之原因，莫

不同意於及早設法除去。例如關稅障壁之撤除，幣價的穩定，對外匯兌限制之取消，物價之提高以及信用之恢復等等，帝國主義國家的政府現在是沒有一個不深切感到而極端贊成的。但是一討論到實際的辦法，即如何撤除關稅障壁，穩定幣價，取消外匯限制，提高物價以及恢復信用問題時，則衝突就立刻發生了。因為這些都是帝國主義國家之經濟的武器，用以抵制他國之經濟的進攻的，如廢除某一武器，則其經濟的國防就陷於危境。例如說撤廢關稅障壁，則工業落後的國家就將遭受工業先進國的大量製造品的侵入而妨害其本國工業的發展；在現在農產品過剩的國家，農業品輸入的禁止，尤為提高物價的武器。所以在討論解除這些經濟武裝的實際問題時，其所遭遇的困難將正不亞於日內瓦的國際裁軍會議罷。

帝國主義者對於裁減這些經濟武器的企圖，雖因本身利益關係而抱懷疑的態度，但因經濟恐慌的日益深刻化，時局已至最緊張的形勢，故對於這種企圖也不能不稍予遷就。所以由華府談話的結果，暫時經濟休戰的提議就於五月十二日的世界經濟會議組織委員會中通過了。這經濟休戰提議由美國發動，於四月下旬提出，當時頗引起若干大國的反對，後經多方商議與修改，美國提案始行通過，在經濟會議以前以及經濟會議開會之際，各國一律停止增加關稅與限制國際之通商，惟遇國際幣價發生劇變，致釀成緊急局勢時，得加以修正之。這是因為英法等國代表都怕美國金圓的狂跌，而危及其本國的國外貿易也。

英法之懼怕美金的狂跌並不是無因的，蓋在英法代表正在赴美途中而參與華府談話時，美國政府就於四月十九日宣佈放棄金本位幣制。我們知道大不列顛自從世界經濟地位日趨衰落後，就於一九三一年放棄金本位幣制，以金鎊跌價為同各國尤其是美國，競爭貿易的武器，結果居然頗為順利，這次麥唐納赴美，也想利用此武器，可是美國卻在麥氏未到前就放棄金本位，這顯然是對英的報復政策。同時法國在赴美前，亦想以共同維持金本位，為對美談話的條件，可是結果也是失望。所以帝國主義者間對於廢除這些經濟武器的一般原則，表面上雖都極其贊同，但在實際上，他們間之主要衝突卻是沒法解除的。華府談話會結果如此，將來世界經濟會議也是不易逃出這個命運的。

#### 四

未來世界經濟會議的成功，一方面對於經濟問題的本身固須商得初步的妥協，同時與經濟有密切關係的政治問題亦須謀得若干的同意。因為國際經濟的發展實有賴於政治局面的安定，雖然政治局面是隨經濟制度之變遷而變遷的，但國際政局的安定與否，亦常常是決定國際經濟能否發展的要素。例如各帝國主義國家對於軍縮問題不能謀得解決辦法，則必將牽相擴充軍備，而至於發生武裝衝突，在這樣的情勢下，基於各國友好關係而發展之國際經濟狀況當然是要遇到嚴重的打擊的。

因此，在世界經濟會議的初步協商——華府談話中，政治問題自<sub>然</sub>也是個重要的題目。近來世界政局之日趨惡化，誰也看到要寒心的，法西斯蒂勢力之彌漫歐洲，修改凡爾賽和約運動的急進，法國對於安全保障問題的堅持，四強公約與小協約國間的衝突，以及軍縮會議的僵局，都使戰雲滿罩着全歐洲；而日本帝國主義者在遠東之吞併中國的企圖，更使世界陷於危機一髮的地位。假如在世界經濟會議開會前，這種緊張形勢沒有方法使其寬弛下去，那經濟會議的失敗是毫無疑義的。所以在華盛頓的會談，政治問題也佔重要的節目。他們關於此問題的協商結果如何，我們不得其詳，但從英法德意諸國與美國會談後的國際情形看來，則他們現在正努力於軍縮問題難關的打開。在最初，英美法三國間有相當的聯合，德迫德國接受英相麥唐納的裁軍提案，而暫時放棄軍備平等地位的實際要求。這種情形在華盛頓的美德談話間與日內瓦的裁軍會議中都可看出。德國代表拿陀尼對於三國的聯合行動，起初表示強硬的反抗，但於五月十九日在回德請示政府後，態度就緩和了一些，而接受英國計劃了。法國對於美國之採取這種態度，自然表示滿意，同時美國之擬參加諸商公約，亦使法國表示歡迎，不過法國所引為不足者，就是美國對於安全保障的態度還欠進一步贊助。

法國。在台維斯五月二十二日之空洞的參加諸商條約的演說發表後，法國就表示大失所望，因之法外長彭古就於五月二十三日提出保留條件，使軍縮會議又陷於僵局了。

其次的一個政治問題是日本帝國主義者侵略中國所造成之遠東糾紛的局面。在中美與日美的談話中，這問題當然佔主要的地位，但各國間究竟商得若何程度的結果，外間是完全不知道的。據美國最近對遠東事件的態度觀察，要想美國主動來解救中國的國難，那已是癡人的說夢。在帝國主義者間，也許已經獲得瓜分中國的諒解而暫保苟安之局了！

我們不論從經濟方面或政治方面觀察，帝國主義者雖想於世界經濟會議的前夕，來商得他們間各種衝突之初步的解決，可是帝國主義者根本是個矛盾的組織，一方面雖極力想挽救其最後的命運，但一討論到實際的問題時，其間的衝突總是沒有辦法解決的。倫敦世界經濟會議也不易逃出這個命運，將來至多亦不過是議決若干好聽的辦法而擱置在檔案中罷了；其想以此挽救資本主義之最後的命運，那更是白天做夢了！